

• 任不名 •

生活嚴酷到一不得。二不得。三又不得。精神上受不了要起着反感。像水受到阻遏一般。它就要反動起來了。這是一個反常的現象。只要水不致於泛濫成災。水流是自然的，正常的。禁慾主義，一則把自己造成了一池死水，一則留了。這就扼住了生命的泉源臭了。害害了。一則把自己壓迫到一點後不爲胸中像不斷地「浪打石頭城」。結果抵不住的城崩潰了。受不了壓迫的神經發狂了。我們反對禁慾主義。更反對禁慾主義。

生活的一方面是理智的。一方面是感情的。上玄樣。理智不會使我們隨便替別人叫囂。但感情却要使我們和朋友等諸客。如上玄之類的生活行爲。有時感情不爲。純理智不行。假如一家人或一班朋友上玄樓。一定各付各帳。這是合於科學的。十分理智的。可是規定一定非如此不可。這種生活方式就太枯燥了。太乏人情味了。如整人情味。即便是小小。則於喝茶之外。會添上一些形而上的享受。

生活的規律是必要的。但這是原則，不是法律。法律也不外人情，反乎人情。舊的一切規定，都是勉強過的。我們可以用規定來造成習慣，却不能規定來給予自由。只要是不當的，他可以用說詞只要是有傷大體的，則放寬一點。正是人們所需要的，一定要非如此不可。除非不得已。否則人們是不會遵守的，更不會英於遵守的。

有人說。感情有如洪水。如果沒有理智以制之。其危險幾若。這是對的。感情為什麼會變成洪水呢。這不是自發的現象。而是被動的結果。一國獸猶導的對待。讓它有合理的發洩。它不就成了緩緩流動的水嗎？水速緊繫著的水。其結果之必敗於水。過分與感情為敵的理智。其結果之必敗於感情。是一目瞭然的道理。水開可消也可閉。理智也可用不可用。某些問題可用理智。某些問題不必用理智。這視乎生活上的需要。所謂「生活」。它是生動的。活潑的。生命更是一種生活活動的力量。人類需要自由。如果僅僅要受到規限甚至縛。這不就是痛苦嗎？什麼「不斷革命」。「組織第一」等等。其條只能由違反感而至促起作反。

致 謝

美專家警告  
蘇聯圖霸外空

合眾社蘇聯塔斯社電：美國一流飛彈專家梵布朗博士昨日稱：彼不欲美、蘇兩國所面臨之最大威脅，爲失驚愕於世界之迷夢已擴張至外空。

其自由。

梵博士在哥拉克下學之畢業禮式中致詞，及領受科學博士之榮譽學位。作上項演說。并謂蘇聯之目的爲利用由人機縱之外空活動。謂蘇其勢力圖。現時

學名

夫以謫公館平矣。輪。舉而按獨金銀。未必無入產受。而陶似朱張翊急哉。若無以應。彼將不再通情。

此中隱因何在？不應更爲吾憐。以爲己矣。吾非欲絮絮相問，令清輝不快也。竊此事關乎魏氏全家之命脈，誠不能不留意也。」清輝本欲事實告之，但不知如何說出口，祇得噤聲曰：「此事吾已在進行中。大約短期以內，便可如願以償。」

又聞見其神色恍惚，言語支離，益致疑慮，更迫進一步。

曰：「吾觀清潭之神怪異語。有不實不盡之處。清潭必  
須告我。」諸儒曰：「大約三數日間。其事便可明白。」  
我輩請勿懷疑。」文蘭默然笑曰：「清潭。我今歸爾。」  
我輩是爾何人。我是爾之祖父。有福同享。有難同當。何以  
有取大之事情發牛。對我誠莫如深。文蘭自問平素待爾  
無微不至。爾竟如是對我。令吾心灰意冷之至。」諸  
儒嘆曰：「我何事不告文蘭。文蘭爾兄經爾人言。」

## 擴大醫生交換

梵博士繼續。森聯對美國之威脅。不僅限於政治及軍事方面。實牽涉美國社會之一切方面。例如宗教。政治。教育。經濟。科學。工業。及藝術。此種威脅實爲美國才智。決心。及信仰之最後攷驗。

東京。美聯社電。蘇總理克魯曉夫之私家醫生馬可夫。昨日在此間公開呼籲擴大美蘇醫生之合作。增進全世界人民之健康。

大埠訊。中華總會館以美國三

馬可夫之呼籲。大體反映科學及魯曉夫之意向。擴大雙方之科學情報及非軍事專家之交換。

**大埠熱烈歡迎鄺友良**  
大埠訊。中華總會館以美國國會上議員鄺友良前來三凡市公幹。並訪問華埠。特於昨月廿三日下午一時在該會館禮堂設備酒會歡迎。鄺議員偕夫人依時到座。僑領僑胞參加者約二百人。當以贈鄺氏手采扁快。首由黃煥堯總董致歡迎詞。稱鄺氏之膺選上議員。為我全

華僑華人之光榮。旋即鄭氏演講。嗟音用純正之粵語講述。對各界之招待。表示整齊。讚嘆之當選。乃夏威夷各族僑民。不分界限。友善合作之所致。陳謙輝。究竟所識中文有限。乃改用英語致詞。在英語致詞中。畧述夏威夷之各民。族人口比華僑。華人移植檀山之定章。和各族同胞一起工作。一生生活。他再調動各族僑民一大步。出生活。和僑胞合作。他屢次懇切地誦呼華僑爲「兄弟」。其詞通變之懇誠。溢於言表。要

之演講。態度雍容。詞藻與整調。均具  
有政治家之風範。末由黃總憲介紹鄒大  
及孫總領事與衆相見。是日外埠僑領  
之參加者。有胡鈞李覺之。陳兆瓊。二  
鄒季吾。鄒均良。羅富雷法等。胡俊  
鄒如鈞。均介紹一起立相見。旋即  
行鷄尾酒會。

而不敢認。吾當告之於爾。今者幸  
即此一聞大震。亦已落於人手。  
計實。爾平生心血。已盡付之東流  
無以對其妻孥。吾真不明白。此  
未嘗汝病人之欲項。爾本準備按  
殊知爾未嘗履行。反而並此而失  
所在。似不應更爲吾諱矣。」清輝

引手自拯其頭。無限苦惱。文蘭  
愛已深重。而己之所爲。無一足  
。文蘭曰：「爾何以不言。事體  
我。究竟是何居心也。」清輝曰  
此事言之十分可痛。吾告爾之後  
吾痛責。所以不敢爲文蘭告耳。

見家翁，爾豈能步此秘密。」於  
大廈。在前年夏日。吾與金蓮有  
亦不過一紙書而已。彼不必器爲  
董事而公開。人將問彼何爲而有  
情。移發揚於外。其後吾揚情陶  
以清價。吾嘗向金蓮要求。讀其  
絕。

氏律古屋  
 2. Gerard Hirsche-2  
 年十三逾醫行  
 Toxic Optical Co. Ltd.  
 113 Hastings St. W  
 MU 1-8829